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三回 千載琵琶作胡語

禪白才說完，忽然又大叫：「衣姐，看！那是什麼？」衣紅順著禪白所指望去，斜暉映照在地上，竟成斑斕五色，讓人觸目驚心。原來金大上岸時過於心急，一見有沙灘就直衝上來。這裡是一片兩畝大小的空地，衣紅仔細打量，見四周葉凋枝枯，紫青褐黑，顏色極為詭異。

而自河岸到眾人站立之處，竟是一片紅砂，間雜著玄黑石塊。霞映之下，有如斑斑血跡，好不嚇人。

希來突然向金大喊：「不好！氣墊車還能下水嗎？快走！」

金大說：「不行！動力不足了。」

希來急道：「我們帽子上有太陽電池，將就用一下吧！」

金大說：「開玩笑，那能有多少馬力？」

希來抓著金大，大叫：「再晚我們都死定了！」

這時大家都看到遠處的紅砂，正緩緩地向這邊蠕動。一直前進到相距十餘公尺處，這才看出那裡有一道道凸起的砂痕，彷彿群蛇在砂下蠕動而行。禪白早把帽子取下，又將衣紅的也摘了下來，取出太陽電池，趕緊遞給金大。

金大把太陽電池的插座接上，伸手向希來嘀咕道：「還有沒有多的？就這麼幾個，差太遠了！」

希來連忙把三個背包都打開，大家七手八腳把太陽電池都取出來。木大說：「夠是夠了，等太陽一下山，這電池能用多久？」

希來說：「快裝！先離開再說！」

那邊衣紅禪白早把電極棒備妥，這次禪白心裡有了準備，要打兩隻老虎讓衣姐看看！早知那樣容易，先前就不該害怕了！只見一條赭紅砂痕蠕行蠕動，已經游到面前，禪白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舉棒就往地下一刺。

才這一刺，便聞得吱吱連聲，砂土亂迸，成千上萬的甲蟲群躍而起，轟轟向眾人撲來。衣紅膽子不小，可是一見蟲蛇就威風不起來了。先前不知道是什麼，尚能強自鎮定，一見是小蟲，早已全身雞皮疙瘩，回頭就逃，一直逃到水裡。

禪白一見是蟲，反倒膽壯了，從小他就喜歡捉蟲、養蟲、玩蟲。要不是見希來緊張兮兮地，剛才又丟盡小臉，他早就動手捉幾隻來玩玩了。

問題是這不計其數的甲蟲，一支棒子哪能打盡？稍一遲疑，甲蟲立刻爬上禪白的手腳，他不斷舞動棒子，幸而那些蟲只能跳不能飛，一碰到電極棒就冒出一道火花。禪白用電極棒掄起了輪輪光圈，絳青拖紫，煞是好看。

那邊五行人等正忙著裝電池，水大木大土大都怕蟲，一看情形不妙，連電池也不肯裝了，抬著氣墊車就要往水裡跑。

金大急得喊道：「你們急什麼？這樣叫我怎麼裝？」

這時有幾隻蟲已順著金大的腳背爬了上來，他不知道是什麼，用手去揮。哪知這些蟲早已饑不擇食，見肉便噬，兩隻前顎對著金大的大拇指便是一夾。

「啊！」金大摔它不及，慘叫一聲。

希來大叫：「快水裡去！」

水大土大腳上也都被咬了，一個個使出了吃奶的力氣，死命把氣墊車抬到水裡。說也奇怪，那些甲蟲一碰到水就都鬆了口，隻隻逐水而去。

大家手忙腳亂地爬上氣墊車，正打算開動，衣紅見禪白還在岸上，向他招手大叫：「白弟，快來！」

那禪白好不威風，他悟出一些方法，先把地上的砂踢開，站在空地中間，一見甲蟲擁來，電棒一揮，一道電弧閃過，頃刻間甲蟲就死掉一片。他正鬥得來勁，聽到衣紅的呼叫，回道：「怕什麼？只是些小蟲嘛！」

希來高叫道：「這蟲有毒，快回來！」

禪白一聽有毒，立刻全身發癢，再顧不得充英雄，回頭就跑。誰知他自己踢出的砂堆太高，一抬腳就被絆倒，摔在砂上。甲蟲毫不留情，立刻滿頭猛咬，禪白嚇得魂不附體，連滾帶爬地掉到水裡，大家連忙把他拉起。

氣墊車勉強能夠開動，總算離開了是非之地，甲蟲雖然都落水了，但好幾個人都被咬傷。最嚴重的是禪白，臉上還有幾道血痕。

希來說：「我們得趕到金鐘山去，那裡有位知名的生物學家，他可能有辦法。聽說這些蟲都有毒，而且毒性很強，一般的藥物恐怕無效。」

衣紅替禪白抹去臉上的血跡，問道：「像他這樣，能熬多久呢？」

希來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半天吧！」

火大說：「金鐘山在哪裡？還有多久路程？」

希來說：「在這條河上游，離百色有兩百公里。」

木大說：「百色早就過了，看來還有一百公里。」

水大說：「目前我們時速最快只有十公里。」

金大說：「馬上就天黑了，電池大概只能用一個小時。」

他們還在討論，衣紅卻說：「水這麼淺，還能行船嗎？」

眾人一看，水面比剛才驟然窄了許多，前面河道中有亂石激湍。再往前看，只見山勢頓起，河道上揚，分向左右兩方彎去。此刻面對正西，紅日已隱在山後，原本平緩的水面，現在是急流倒湧，餘霞紛紛，看來船已行不得了。

金大放慢了速度，所幸氣墊車全賴空氣浮力，只要離地十五公分處沒有阻礙即可。看看大約尚有數公里勉強可行。

五行人相視無言，金大只得將氣墊車停住，看清形勢，靠到一處安全的岸邊，說：「怎麼辦，再往前，我們得抬著它走了。」

希來看了看四週，說：「先找個地方休息吧，這一帶看來還很正常。回去的路太危險，往前行又不可能，你們幾個都被咬了，必須及時治療才行。」

禪白全身麻癢，衣紅所帶的藥物都無效，只得用冷水澆身。除了衣紅躲進水中，希來早有準備之外，五行人也都咬中，尤其是金大，大拇指已經腫起來了。

大家惶急無計，衣紅也沒了主意，但她覺得自己是頭，應該負責任，待在這裡死等不是辦法。再等一會天就黑了，天一黑，更只有苦等到天亮了。

衣紅決定上岸看看，她取了夜視鏡，帶了電極棒。禪白見她要走，苦著臉說：「衣姐，妳會回來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傻小子！你在這裡，我還能去哪裡？」

這一帶全是石頭，傾斜的由山腳向水邊急伸，間或有些雜草叢枝。天色暗得很快，衣紅才走到山腳，回頭一看，那氣墊車已經成為灰色飄帶上一團昏暗的影子。

衣紅急著找一條可以行走的山路，否則馬上折回，另找出路。這一帶荒涼無比，連採樵的小徑都沒有。但是衣紅還不死心，以她的經驗，再荒涼的山也會有人跡，只要有人經過，就一定有路。據金大的說法，只要有條小路，氣墊車就可以改成直列，大家早

點離開，傷者才能及時治療。

她戴上夜視鏡，眼前頓時一片光明，她知道植物多半吸收能量，所以光度較低。而人造物或是有人跡的小徑，有的發光，有的散熱，看來會比較明亮。

衣紅爬得越高，看得越遠。大約一個小時的腳程，她已經爬到山頂，視野頓時遼闊起來。這裡的山勢是由西向東，山南之處似有人家，遠遠看去有些亮光。她估計距此最多不過十幾公里。既然有人，人會到處活動，一定有人到這個山頭活動。只要能找到一條小徑，就有希望了。

想到這裡，衣紅大為興奮，為了寬慰大家，她對著百尺下的溪谷大叫：「我找到了，南邊有人家！」

她這一呼叫，四山響應，真像許多仙子與她唱和一般，一時間嗡嗡之聲不絕。衣紅覺得有趣，正要提高音量大嚷幾聲，卻聽到下面隱隱有聲音傳來。

停了一會，衣紅高聲慢慢說：「聽……不……見！」

她仔細傾聽，分明有人聲，只是聽不清楚。其實她並未打算隔空喊話，只要知道他們還在就心安了。她決定順著上山的方式下山，那就是伏莽穿棘，可走就走。

走了好一會，四周都是黑忽忽的山嶺，東西難辨，衣紅不知置身何處。她從沒用心學過天文地理，不知道如何利用天上的星座或地上的樹木辨別方向。怎麼辦呢？她唯一會用的工具，就是扯開喉嚨：「你們在哪裡？」

這時回聲更雜，好像有幾個人在呼喚。她又喊了幾聲，山谷回音不絕。其實她求的只是心安，只要聽得到聲音，就放心不少。

突然，砰！砰！連續幾聲重物落地，衣紅一驚，忙連滾帶爬，手腳並用地從山頂往下滑去。在夜晚，就算戴了夜視鏡，感覺上還是不大熟悉。剛才上山沒有注意地形地物，下山時又惶急慌亂，好不容易腳踏平地，方向已完全迷失了。

現在不論她怎樣喊，除了山谷回音，稀落的蟲鳴，樹梢的風吹外，四週靜靜的，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衣紅緊張了，在山巔他們可能聽不清楚，在這裡不可能聽不見，除非是發生意外！不能再嚷了，如果出事了，自己是大家唯一的指望，絕對不能洩漏行蹤！

她再一想，既然有溪流，就應該聽見水流聲。等一切安靜下來，她仔細聆聽，沒有水聲！難道她走錯地方了？偏離太遠？她回頭仰望山頂，的確有可能！這座山高聳突兀，底部範圍很廣，而且峰巒起伏相連，在上頭只要稍稍偏離，到山腳就可能差了好幾公里！

怎麼辦呢？急不得，怕沒用，自己只有一個人，假如對方是剛才那些怪物，一定會有打鬥聲。可是在山頂只聽到兩次回聲，以及重物拍打聲。是什麼重物呢？東西掉落地上了？人跌倒了？為什麼後來再也沒有回音了？

衣紅再仔細回想，她認為只有一種可能，一定是希來他們被壞人擊昏倒地。再不然便是自己聽錯了，沒有其他的可能！

她越想越是心悸，他們有一台寶貴的氣墊車，加上所帶的貨物，對山區游民正是極大的誘惑。果真如此，自己更要小心，一定要靠機智不可！

當前第一個目標是辨明方向，對了，剛才在山上晚霞初逝，曾見山勢是東西向。這裡是山谷，若是橫斷的山腳，兩端必然正對南北。若是平行兩山的交界，則谷的兩端多半是東西。只要先辨明方向，再找水源，就差不遠了。

根據這個條件，她察覺目前所處的山谷只是兩山之間的一個低點而已。已知是南北向了，可是如何證明明確是南北呢？其實這也不難，與其站在這裡空想，不如走走就知道了。再說南北也不是重點，河在哪邊才是首先要查清楚的。

這裡聽不到水聲，那麼先往前走幾里，如果還聽不到，就回頭再試。這樣找下去，遲早能找到河邊，到河邊再想第二個問題。

一點不錯，她向假定的北方走了幾里，果然聽到了潺潺水聲。衣紅怕被人發現，輕聲悄足地潛近水邊，正是方才上岸的附近，只是岸邊空空，一無所有。

衣紅判定眾人被擄走了，連氣墊車都沒有放過！在夜視鏡下，地上有明顯的痕跡。其中最清楚的是腳印，尤其沿著山腳，有一條連續的足跡。衣紅先看清前面確實無人，這才循著腳印，一直往山裡走去。

這樣走了約一公里，地上還有人跌倒的痕跡，她猜一定是禰白，心裡一陣酸痛。她忘不了禰白對她的依戀：「衣姐，妳會回來吧？」衣紅咬牙切齒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哪怕要犧牲性命，我衣紅也一定要把你救出來！

不遠處有燈光閃閃，衣紅更加小心了，她心跳如鼓，不斷對自己說：「不能急，不能來硬的，一定要智取！一切要見機行事！」

她悄悄爬上圍牆外的大榕樹上，向牆內探望，這裡顯然是一個莊園，共有四棟磚房，其中兩棟是二層樓房。正中空地上有幾台農機具，顯然莊上還自力稼穡，可是看那燈光，卻又是最新型的離子燈。在最左一棟磚房旁，赫然就是那台氣墊車，衣紅又喜又驚，知道找對了地方。

再看這道厚厚的磚牆，顯然是防野獸的，這還難不倒衣紅。但是牆角有幾隻四條腿的動物，正相互追逐嬉戲。莊裡有狗！衣紅在野地漫遊最怕遇到狗，她只會講理，而狗是無理可喻的！

這一來衣紅可為難了，一千個機智比不上一條狗叫！再進一步她都感到為難，要救人可不等於自己送死！冷靜一點！她再四下一看，左近數里外，還有一處燈光！總不成家家都是強盜吧！就算是，未必今夜都參加行動了。賊窩既已找到，不妨先打探一下，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！

衣紅下了樹，悄悄朝左邊燈光處走去，樹叢中有一間簡陋的茅屋。衣紅躡手躡腳潛近一看，只有一門一窗，窗子也只是樹枝搭就的，由窗縫往內偷窺，竟是一目瞭然。

房內有兩個人，似是一對夫妻，丈夫躺在床上，頭上裹著一塊白布。室內堆滿藥草，在一個角落上，幾塊石頭架成一個石爐，中間燒著木柴，上頭有一個瓦罐。那妻子蹲在爐邊，一邊添柴一邊吹氣，一時間青煙迷漫，兩個人咳個不停。

衣紅從來沒見過這麼可憐的景象，這也叫生存？為什麼不搬到城裡？如果背包在身上就好了，好歹送他們幾套設備。雖然東西都丟了，總能想辦法奪回來，一定要賙濟這種可憐人才是！

衣紅走到門口，輕輕敲了一下那個七零八落的柴門。

「什麼人？」一聲粗暴的吼叫，把衣紅嚇了一跳。

「我是過路人，走得很累了，能不能發發善心，讓我進來一下？」衣紅說。

裡面突然一陣忙亂，過了一會兒，才聽那婦人說：「我先生病了，不方便，小姐還是到前面陶大善人那裡求助吧！」

衣紅從門隙一窺，夫妻二人擁在一處，神情緊張。衣紅又提聲求情說：「二位行行好罷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！」

「我先生脾氣不好，小姐，妳還是多走兩步，陶家什麼都有。我們是一窮二白，怎麼招待妳？」妻子一隻手掩住先生的嘴巴，說著。

「拜託嘛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！」衣紅苦苦哀求。

「X X X，我老婆好心勸妳，妳囉唆什麼！」那男子扳開婦人的手，罵道。

「我只坐一下，問你們一件事就走！」

那人吼聲如雷：「快滾！X X X，別以為我好欺負！」

「妳們有幾個人？」婦人問道。

「只有我一個人！」衣紅說：「老實對你們說，我和幾個同伴一起來的，他們都被您剛才說的那位陶莊主抓去了。兩位如果能

行行好，幫我找到下山的路，我回城裡找人來，一定給你們蓋新房子，添新設備！」衣紅見夫妻倆緊張又注意地細聽，到後來，二人竟面帶喜色，她也慶幸自己說了實話。

果然門呀然而開，男子坐在床邊，兩眼盯著衣紅。

衣紅行了禮，說：「你們以為陶大善人是好人，其實不是。我親眼看到他們把我的朋友和一些寶貴的貨物，給搶到莊裡去了。」

「小鬼！妳說鬼話，妳親眼看到的？」男人臉色大不好看。

「其實……」衣紅怕到頭來無法自圓其說，決定繼續說實話：「當時我不在場，沒有看到，但是東西在陶家院子裡，一點都沒錯！」

「那妳為什麼騙我？X X X！」

「我不是騙你，是怕你不相信我。」

「小鬼！那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回去找人！」

「X X X，胡扯！找誰？誰願意找這種麻煩？」

「我有很多朋友。」衣紅心虛了，她的朋友一個都不管用。

「狗屁！妳說有很多寶貴的貨物？什麼貨？」

衣紅說：「全新的太陽電池和維生器！有好幾百套！」

「說謊，哪裡弄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給千鶴莊採購的！」

那人說：「好吧！妳先出去一下，我們商量商量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談嘛，我不聽就是。」

那人暴跳如雷，大喊道：「滾出去！X X X！」

婦人向丈夫使了一個眼色，對衣紅說：「小姑娘，請在外面等一下！」

衣紅還沒退到屋外，兩人已經悄聲爭執起來了。

過了好一會，那人才大聲說：「喂！妳給我進來！」

那人努力壓抑怒氣，說：「妳打算怎麼辦？回去找人是不可可能的，說不定明天他們就把東西送走了。」

衣紅囁嚅地說：「如果能找到人，把東西拿回來，我可以分你一半。」

那人哈哈大笑，病也沒了：「一半？X X X，憑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東西在哪裡！」

「老實跟妳說，我們夫妻原先就在陶家做事，只因我脾氣不好，被陶老大趕了出來，在這裡不死不活的。他家裡的情形我最清楚，我早就要對付他，沒有妳來，我也會去，分一半？免談！」

「那你要怎樣？」

「我們商量過了，我幫妳把妳的朋友救出來，然後妳們就離開，其他的不必管。不同意，妳自己找人！」

衣紅想想，能把人救出來已經求之不得，還貪圖什麼？再說那些東西也是垃圾場撿來的，再去一次就又有，便說：「好，東西全歸你，可是你們只有兩個人，怎麼夠？」

「不夠？笑話！等一下我們夫妻先進去，那幾隻狗跟我們很熟，不會叫的，我帶狗來認識妳。你的朋友一定是在左邊的樓房裡，我先去放火，趁他們救火，妳就混進去。把這個藥給他們喝下去，等他們醒了，馬上就逃……」

「為什麼要喝藥？」衣紅不懂。

「啊！妳大概不知道，他們捉了人以後，一定會先迷昏的，這是解藥。」那人把牆壁上的一塊石頭搬開，伸手從裡面取出一瓶藥水。

「假如沒有被迷昏呢？」

「X X X！妳囉唆什麼！」那人又發火了，衣紅只好閉口不言。深碧色的藥水看來非常黏稠，怒漢就著牆邊的燈光，用滴管仔細滴了數滴到一個空瓶裡，交給衣紅說：「就這麼多！沖水給他們喝！」

「這樣夠嗎？」

「X X X，當然夠！好心幫妳的忙！還要聽妳嘮叨！」

「請問您尊姓大名？」

「X X X！」那人暴跳起來：「妳管我是誰？X X X，不去拉倒！妳滾吧！」

衣紅急了，說：「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呀，總不能喂呀喂的吧！」

「叫我大爺！X X X！」那人還要發火，他老婆連忙過來，扶著那人坐下，對衣紅說：「我先生就是這個毛病，所以到處得罪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只是想表示感激。」

那人怒道：「誰要妳感激！X X X，老實說，我只是貪圖那些寶貝！」

他老婆說：「好啦！現在就走吧！他們大概正在用餐。」

怒漢收拾了火種等引火工具，三個人便向陶莊走去。在離莊門不遠處，怒漢要兩個女人等一等，他自個兒走到大門口，立刻有五六隻狗圍了過來，見到他，隻隻都興奮歡躍不已。那人打開門，把狗兒帶出來，狗兒乍見衣紅，還來不及吠叫，就被那人止住。衣紅早已嚇得全身發抖，狗兒在衣紅身上聞了半天，這才簇擁著怒漢，一起進入莊內。

那人領著衣紅，躡手躡腳地走到左側一棟樓房邊，先叫衣紅躲好，悄聲說：「我去放火了，這裡面大概有三四個看守的，等他們都出來了，妳就進去。這些藥足夠他們用，加點水灌下去，頂多兩三分鐘就醒了。一醒就逃，千萬不要再走大門口！記住！一定要穿過院子，大概跑上一百多公尺，從對面那道矮牆出去！」

衣紅點頭應了，那對夫妻便繞向樓後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衣紅心跳得很厲害，一直在盤算下一步應該怎麼辦？那人怎麼知道禰白等就在這棟房子裡？萬一錯了呢？她忍不住偷偷掩到窗下，探頭一看。裡面顯然是一間客廳，禰白等七個人果然如那怒漢所說，整整齊齊地躺在雪白的床墊上，不知是睡著還是昏迷了，奇的是四周並沒有人看管。

就在此時，後院傳來劈劈啪啪的響聲，樓上一陣混亂，有人大叫：「失火了！草料失火了！」隨見兩人跑下樓來，直奔後院。衣紅怕還有人，等了一會，未見有人再出來，她既怕延誤時機，又怕撞見莊人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！再看後院，果然火勢熊熊，火苗向上竄升了數丈，有十幾個人紛紛拎著水，由各方趕來。

衣紅等不及了，趕忙衝到房內，杯子、清水就在桌上。她把藥水倒進杯子，再用水一沖，藥水淡成草綠色，聞聞略帶腥味。她怕有毒，每個人先只餵了一點。餵完一圈，發覺並無異狀，再餵第二圈，一共餵了五圈才把藥水用完。果然，希來第一個先醒過來了。

衣紅再看後院，火勢並沒有蔓延，她又緊張起來了，再一看除了禰白外，其餘六人都醒了，她輕聲說：「千萬注意！大家不要作聲！等一下聽我口令，先別多問，出險後再解釋！」她剛說完，禰白也醒了。

禰白一看是衣紅，彷彿見到失散多年的親人，摟著她的脖子，痛哭出聲。衣紅忙安慰他說：「白弟！乖，不要怕，我們馬上脫險了！」她急問眾人：「你們先活動一下筋骨，看還能跑嗎？」

大家動了一下，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，衣紅便要背禰白，他有氣無力地說：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可以走。」

「白弟！聽話！我們要跑一百公尺！你受不了的！」

「要跑一百公尺？跟誰比賽？」

禰白這句話把她問倒了，為什麼要跑一百公尺？此刻危在眉睫，哪有時間解釋？她正要發號司令，又聽到那個低沉的風聲：「為什麼？」

他們幾個人不像受到囚禁，為什麼要逃？為什麼又不許走大門，而要穿過那空曠的院子？那樣不是更容易被發現嗎？為什麼要相信那怒漢的話？再說，那人怎麼知道他們昏迷不醒？捆綁不是比迷昏更省事？再說那人倒藥時非常謹慎，自己還怕不夠，現在七人都醒了，證明藥量恰當，他怎麼能未卜先知？

衣紅腦筋一轉，向眾人說：「沒事了，大家好好休息吧！你們剛才是不是在氣墊車上昏倒的？」

希來問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就是不知道，差一點冤枉了好人！」

衣紅便把剛才的情況對大家說了。

金大說：「妳怎麼知道我們是被迷昏的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人給我解藥，當然知道你們被迷昏了。來路上腳印雖然不多，卻踩得很深，足見你們是被抬來的。他沒有人手，也不像好心人，沒有理由救我們，除非另有目的！我猜他讓我們逃走只是為了製造混亂，藉此混水摸魚！」

正說著，一個老年人走進來，詫道：「你們都醒了？我請的醫生還沒有來呢！」

衣紅立刻向那老人說：「現在來不及解釋，那火是從你們莊子離開的一對夫妻放的！他們要來搶你們剛才抬回來的東西！」

老頭點點頭說：「有理！可是，小姑娘，妳是誰？」

衣紅一挺胸膛，說：「我不是小姑娘，我是衣紅！」

那老頭走到門口，向外招招手，便來了幾個人，他吩咐了幾句話，又回到屋中。這時已有人送上茶水，收去被褥床墊。老頭請大家坐下，先自我介紹。

原來老頭姓陶，自稱朱公，在此地隱居已有多年。他正說著，見禰白不停地搔著那本已紅腫的臉頰，便問禰白：「那是被蟲咬的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就在右江那邊一個紅砂地上。」

朱公說：「糟了！」說時一拍掌，進來一個人，朱公低聲向他說了幾句，那人點點頭，立刻快步離去。朱公繼續說：「我們這裡是八寶墟，在雲南與廣西交界處。前面不是右江，我們管它叫死河，你們一定是在谷拉河附近走岔了。在上個世紀末，這一帶水土保持很差，人民濫墾濫耕，以致年年發大水，如今河道全變了。」

希來不信，說：「沿路都有標誌，一直指向這邊！」

朱公說：「不可能，你們一定看錯了，這一帶有十幾種害蟲毒物，難得有人來，哪有人去立什麼路標？四十年前，附近曾有一個生物高科技公司，因為太賺錢了，有人看得眼紅，放火把實驗室燒了，結果一大半實驗用的生物逃了出去，把這附近的生態環境都給破壞了。」陶朱公說話時，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在他肩上，頭漸漸垂了下去。

衣紅猜想他一定是當年的科學家之一，便問：「陶先生，這十種害人的毒蟲難道不能除盡嗎？」

「唉！哪有那麼簡單？以往人太過狂妄無知，自以為征服了自然。哪知完全被自然愚弄了，真是潘朵拉的盒子，害死人！」

「什麼盒子？」

「啊，一個希臘神話故事，傳說有一個叫潘朵拉的女人，長得非常美麗，連天神宙斯都愛上她。有一天，潘朵拉看到宙斯拿著一個非常精美的盒子，她便問宙斯盒子裡裝了什麼？宙斯警告她那個盒子絕對不能碰，因為裡面裝的是最壞的東西。潘朵拉自恃受天神寵愛，有什麼她不能做的？於是她偷偷打開盒子，把裡面的東西都放出來了！」陶朱公感慨萬分，他翻翻手掌，好像自己就是那個恃寵開盒的潘朵拉！

衣紅最喜歡聽故事，急問道：「裡面是什麼？」

「是什麼？是邪惡，是痛苦，是悲哀，是疾病，是憎恨，是妒嫉……是所有人能想到的負面的因子！是天神宙斯禁錮的罪惡之源！」

「宙斯既然是天神，祂為什麼不制止呢？」

「我也想過這個問題，誰知道呢？也許是天意吧！千年萬載，總有疏忽的一剎！善與惡原是一體的兩面，只怪人好奇心太盛，名利欲太重！」

「您有沒有答案呢？」

「有，就是活該！自作自受！」

大廳中沉默下來，一時之間，眾人也許不能全然體會陶朱公的深意與悔意。但是種子已入土，只要機緣和合，總有破土發芽的一日。

這時，門外一陣喧擾，幾個人把那對夫妻綁了進來，那人一見衣紅端坐在廳內，立刻破口大罵：「X X X！早知道老子把妳給X了！」

陶朱公眉頭一皺，手一揮：「綁到後面去，綁緊一點，免得污了我們的耳根！」

那人還不斷叫罵，聲音漸漸遠去，朱公說：「莊子裡有這等粗暴卑鄙的人，我先向各位道歉！只怪我一直認為以身作則，潛移默化，再惡的人也能改過，沒想到他是改了，改得更偏激了！據我個人猜測，他發現各位大概已有大半天了。最近這裡發生了一些事故，我們一直懷疑是他，傍晚時聽到河邊有人喊叫，等我們趕到，幾位都已昏倒了。那時他正在分解那部氣墊車，我們只好把他擊昏，將各位抬到蔽莊來。怎麼都想不到，各位乘船而來，還會遭到鐵甲蟲的攻擊！」

說時，只見另一位老者提著一個箱子，急急走進來。陶朱公起立迎接，說：「之淳！這些都是我們的受害人！」又向大家介紹說：「這位是王之淳博士，四十年前一起工作的老伙伴，今天同留在此地贖罪。」

眾人早立起相迎，王之淳向大家鞠躬說：「請坐，各位請坐，過去太年輕，太驕狂，二十多年來我們想盡方法補救。只是這些不是東西的東西，生長力之旺，遠超過我們的想像。」

陶朱公忙說：「之淳，先看病再說吧！我看這位小朋友情況很嚴重！」

王之淳打開大燈，走到禰白面前，仔細檢查了一會。他神情十分怪異，看了半天，回過身來，又給五行人等詳細檢視。他想了又想，檢查又檢查，最後，他望著陶朱公，問道：「朱公，你給他們用過什麼藥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」

「那怎麼可能？」

「他們來時都昏迷不醒，我也沒多留意，只是叫人去請李醫師。後來還是這位姑娘提起，他們被鐵甲蟲咬過，這才派人找你來！」

「你知道他們怎麼昏迷的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孽徒孫謀武下的毒手！想來是要謀財害命！」

「那又是怎麼救醒的呢？」

衣紅便說：「那位姓孫的給我一瓶藥水，他們服了才醒。」

王之淳點點頭：「那就對了，孫謀武跟我去採過藥，知道我的各種配方。我用來治療鐵甲蟲咬傷的藥水，因為需要止癢，所以有麻醉作用，他卻用來麻醉別人！不料誤打誤撞，竟然及時對症，否則拖了這麼久，連我也束手無策了！現在沒事了，他們幾個休息一兩天就好了。」

陶朱公聽了大感安慰，便吩咐備席，為大家壓驚。王之淳急著要趕回去，被陶朱公強留下來，說：「救人要徹底，你留在這裡觀察一下，絕對安全了再走。再說我們哥兒平時各忙各的，很少見面，既然來了，聊聊再走，如何？」

王之淳這才坐下來，他拿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竟然搖頭晃腦的吟起詩來了：「三年無日不思歸，夢裡還家旋覺非；臘酒送寒催去國，東風吹雪滿征衣。」

陶朱公笑說：「這是蘇東坡的《華陰寄子由》。之淳兄最仰慕蘇東坡，每次飲酒，總要吟個一兩首。」

王之淳則說：「大哥莫說二哥，你不是以陶淵明自居嗎？天地長不沒，山川無改時，草木得常理，霜露榮悴之……」

陶朱公忙打斷他：「來！喝酒！喝酒！都是閒話。」

王之淳感慨地說：「真的，要不是認識了禪師，我大概已經瘋了！」

陶朱公說：「禪師可好？我很久沒有去拜謁了。」

「不必，禪師對你我的作為清清楚楚的。禪師說過殺行感天，幾年之後，我們又可以見到群蜂亂舞了。」

「只要不是瘋狗亂咬就好！」

王之淳閱人甚多，見那七人對衣紅頗為敬重，剛才催眾人坐下，七人還望著衣紅等她示意。他打量了一下，問衣紅：「小姑娘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衣紅就怕人家問她年齡：「十八歲，我叫衣紅，是葛衣族人士。」

王之淳笑道：「有人怕老，就有人怕小！老的不見得有智慧，小的也不見得沒有，據我看，姑娘生理年齡大概只有十三、四歲，心理年齡卻有二十六、七歲，難得智力年齡……」他故意沈吟不語。

衣紅哪裡聽得懂這些，她直覺認為王之淳是在考她，便對禪白說：「你看，我們的年齡都掛在臉上了！易容都沒有用。」

王之淳更覺得有趣，笑呵呵說：「姑娘，我是易容專家，人換過幾次皮，抽過幾次油，都逃不過我的法眼。」

衣紅也不甘示弱：「我是說謊專家，別人說多少真話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王之淳被反擊得樂不可支，又問：「姑娘在哪裡就學？」

衣紅隨口道：「以大自然為師！」

王之淳一驚：「師法什麼？」

「山水風雲。」

王之淳搖搖頭，說：「格局太小了。」

「還有更大的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比如說，天地正氣！」

衣紅神色一正：「有嗎？那怎麼會有今天的後果呢？」

陶朱公黯然道：「只怪我們當年未明究裡，誤入歧途！」

王之淳也慨然道：「的確，材有小材及大材，小材一燒就著，一著就亮，但是光照不及三尺！大材不易點燃，不能作火柴。世人目光短淺，不見放光，就看不到他的價值。有人甚至把大材劈成細材，只為了點火放光！把真正的材料都糟蹋了！這就是我與朱公年輕時的寫照，那時放盡光芒，自命不凡。等到光熱散盡，才發覺已鑄下無邊大孽，現在不得不在良知的煎熬下，在此為往日的過失贖罪。」

衣紅若有所悟，問：「這樣說來，世上又有誰沒誤入歧途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法慧禪師，他從來沒有放射過光芒，但數十年來，卻渡化了不知多少有緣人。每次我向禪師請益後，心裡都充滿了平安與歡喜。」

衣紅說：「真的有這種人？我以為那叫神仙，人只是睡覺做夢的！」

王之淳頷首道：「沒錯！沒錯！」

衣紅說：「能不能告訴我一些那位禪師的故事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想說是說不完，真要說卻又沒有。姑娘要知道，能夠說出來的都是有限的。法慧禪師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妳不自己去領會，要我點根火柴，能看到什麼？」

衣紅一聽，鄭重的對王之淳說：「我剛才只是信口開河，無知放肆。能不能請伯伯告訴我，怎麼才見得到禪師？我要拜這樣的人做師父！」

陶朱公哈哈大笑：「好個有見識的姑娘！要見禪師不難，想拜師父卻不可能！」

衣紅圓眼一睜：「為什麼？」

陶朱公說：「為什麼？禪師是和尚，和尚廟裡是沒有尼姑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只因為我是女的，禪師就不敢收我為徒？」

陶朱公說：「不是不敢！這是禪門規矩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規矩不對，就該改規矩！」

王之淳忙說：「姑娘說得對，但是這個規矩沒有什麼不對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總有一個不對，要不然，就是老天不對！不該有女人！」

兩個大人面面相覷，想不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竟能說出這等話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五行人把氣墊車修好了，陶朱公與王之淳兩人騎馬，親自帶領衣紅等人到六詔山謁見禪師，下午便到了高佛寺。

禪師正在壇上講經，王陶二人還在商議如何向禪師引見。沒想到禪師一見衣紅，只說了聲：「妳來了！」

衣紅一聽，五內俱震，那低沉輕柔的聲音正是她心中那陣微風。不待第二句，衣紅一個踉蹌，撲倒在地，哭得像個淚人兒。

禪師除了講經時言無不盡外，平素是惜言如金。上次去火星，禪師把衣紅、禪白和風不懼三人叫到面前，說：「有一重要任務付與爾等三人，速赴火星三師叔處，一切自有交待。一干路費開支，已由十師叔打點妥當，爾等不用煩心。在月球上紅兒若見有不計死生之人，可與結交，但有關任務之事，萬萬不可洩漏。至於為師所授之龍符，可散播於隱秘之處，時至自有妙用。若人問及此符，可領來此間，為師當為汝等解說。紅兒切記，此行當有劫難，汝未來之道侶即在劫難中捨身相救之人。」

衣紅聽了心中狂跳不止，仗著師父疼愛，磨蹭著一定要禪師多透露一點細節。

禪師歎氣道：「紅兒情關之重，可見一斑。也罷，孽由心生，因至果隨，待為師讓妳看一段圓光！」

禪師手一指，空中即現出一個光圈，圈內是一個昏暗的小房間。房裡站著三個人，正中是一位男士，兩旁為一位紅衣喇嘛及一位女士。妙的是三人也在看圓光，裡頭衣紅正被一位喇嘛捉住。圓光內之圓光小而不明，影像又全被中間那位男士的背影擋住。然後光影漸漸淡去，衣紅還想追問，禪師卻閉目入定去了。